

# 卷四

書名 鄭端簡公今言四卷 嘉靖四十五年鄭氏刊本  
 撰者 明 鄭曉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史 雜史 瑣記 明  
 索書號 子部 雜家 雜學 14  
 編號 B1763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76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雜家 雜學 1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鄭端簡公今言四卷 嘉靖四十五年鄭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鄭端簡公今言卷之一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重校

高皇戊辰生二十五入淮西從郭元

帥興十二年起兵渡江明年定建康為吳國

公為吳王四年為皇帝是年滅胡

二十有一年建文君洪武丁巳年十

生而壬其兄虞懷王卒又十年申壬而

鄭端簡公今言 卷四 五十四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15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鄭端簡公今言卷之四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重校

二百六十六

正德元年

丙寅

十月劉瑾入司禮監矯詔殺

太監王岳徐智范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

中李夢陽勒少師劉健少傅謝遷致仕以

吏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吏侍王鏊為

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兵書

許進代芳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先是上初即位瑾等以東宮內侍導上遊戲內閣上疏言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遊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輒日講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

不可育於宮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于禁籞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繫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及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民房柱各有

摧折或至燒燬天心示警蓋以甚明伏願  
陛下惕然省悟報聞復上疏曰兩月以來  
日高數丈尚未視朝茲天變民窮之時正  
宜恐懼修省怠荒若此禍亂將至又報聞  
會太監王讚崔通去南京蘇杭織造乞長  
蘆官鹽萬二千引戶部請予半上不喜  
召見內閣問狀內閣對曰宜如部議上  
曰用不足奈何對曰寧加銀數不可多鹽

引上詰其故對曰鹽引有夾帶之弊引  
多則夾帶益多上曰彼獨不畏法乎對  
曰彼旣得旨沿途騷擾朝廷豈得聞知  
上色變語益厲曰豈獨此數人壞事譬如  
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  
時有譖徒遷者上入其言故云內閣退  
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  
爲託臣等誓以死報未敢求退近者地動

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  
疊異併在一時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  
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  
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  
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  
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于上而不畏竊觀  
古今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政出多門  
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

事非獲已若竊祿苟容旣負先帝又負  
陛下伏乞罷黜不允又上疏曰痛惟孝  
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  
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  
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  
聞之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盡其  
職近來數月徃徃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  
所議擬徑行改易并上詔書不信政令失

中數事皆不聽言官亦會疏論內侍罪狀  
留中戶部尚書韓公文每朝退輒泣恨不  
能救正部郎中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國  
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  
官入章交劾諸閹章下閣老持劾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  
大臣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捋鬚  
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是弗濟吾年足死

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公密叩閣老  
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皆唯公退具疏曰  
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  
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  
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  
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  
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  
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

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有傷  
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  
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  
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  
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  
皇帝業在 陛下 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  
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菹醢  
何補於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

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  
下 先帝臨朝顧命 陛下所聞也柰何  
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 聖德乎今永成  
等罪惡旣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  
患非細伏望奮乾剛絕私愛上告 兩宮  
下諭百僚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  
泄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  
入 上驚泣不食諸闈大懼太監王岳者

亦與永成等共事素剛厲頗惡其黨初閣  
 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窘相對泣會諸  
 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詣閣議一日三  
 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 王顧獨曰外廷議  
 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  
 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侍 王鑿  
 趨詣閣候洛陽語王 鑿曰事且十成七八  
 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

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  
 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眾懼莫敢出一語答榮 李面公 韓

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

盜起水旱頽仍天變日增文 韓等備負卿

位靡所匡救 上始踐阼遊晏無度狎暱

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 上非不知第

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鑿前謂榮曰設

上不處柰何榮曰我頸有裏鐵邪敢壞國  
事是日諸闈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  
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遶 上前跪伏  
哭頭觸地曰非 上恩奴儕且磔餒狗  
上色動瑾又進曰害奴儕者王岳 上曰  
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  
言議閣時岳又獨是外廷議狗馬鷹鬼岳  
嘗獻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益伏

地痛哭

上怒夜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

馬鷹鬼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

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所欲爲誰敢言

者 上立詔瑾入司禮監竄岳智亨南京

內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

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

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扈衛

皆由左右誘引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

財盡民窮上干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官  
合詞累奏皆謂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  
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淚交下連  
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 聖  
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事不忍遽行斥逐夫  
人君之於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  
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  
則小人狎玩愈肆姦邪正人危疑被其離

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爲必至於亂亡而後  
已且邪正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  
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  
朝臣盡懷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  
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  
始 宗社所關誠非細故 上不允三臣  
各疏求去內批徙遷致仕東陽留用東陽  
再乞退 上曰自陳休政臣下職也黜陟

人才朝廷公論卿母再辭韓文李夢皆致

仕言官劉蒞戴銑等俱下詔獄錦衣鎮撫

牟斌杖闕下奪職王岳范亨徐智為瑾所

殺死於道路

三百六十七

弘治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 詔行寬恤

求直言內閣上疏曰竊見頃年災異頻仍

內府火災尤甚軍器庫火番經厰火乾清

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清寧宮之災尤

為大異古先聖王遇災而懼避殿減膳責

已求言修政事明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為

福變災為祥本朝 列聖具有故事今日

急宜舉行向來姦佞熒惑 聖聰妨蠹

聖政以致賄賂公行刑賞失當紀綱廢弛

賢否混淆賦役繁興科派百出公私耗竭

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脇制畏罪避

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  
聲仰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天道  
昭明元惡李廣殄喪 聖心開悟洞察前非  
然餘慝未除宿弊未革雖 聖仁廣大姑  
示含容而中外人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  
愛復有此異伏願大開離照獨運乾剛進  
賢黜姦明示賞罰當行之事斷在不疑無  
更因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

工痛加修省廣求直言指陳時弊並垂採  
擇次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 上悉  
從之時太監李廣死乞祠額不許廣黨周  
輔請令李東陽為廣寺碑文又不許言官  
劾文武大臣交結廣者請追究簿籍 上  
因東宮午講過左春坊放班後召內閣出  
袖中諸大臣辯疏問處分云何內閣請治  
其罪 上曰然但六部尚書五人被劾柰

何對曰但查簿籍治其有實蹟者 上曰  
本無簿籍究之恐濫及耳對曰請付臣等  
擬上必不太濫 上曰此籍不知有否姑  
宜已之內閣疏中所謂奸佞元惡皆指廣  
也

二百六十八

宣德三年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  
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莫厥居至桀而

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  
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  
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  
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  
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  
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  
人口滋植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  
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

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後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 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主大戒

二百六十九

宣宗坐文華殿召問士奇

西楊榮東楊交文貞文敏

趾勅去未對曰行矣 上曰朕昔聞皇考

言 太祖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納貢已而

黎氏篡奪天討不可赦是時求立陳氏後  
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有後不致勞敝  
方隅朕對曰此誠帝王盛舉 皇考笑曰  
勿泄朕心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  
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貢如洪武制用寧  
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棄  
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 皇祖之志士  
竒榮頓首稱善 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

言賜酒饌而退

二百七十

景泰元年

庚午

七月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

及也先使臣把禿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

懋吏部尚書王直

文端

等言實至自虜中言

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

上皇

正統

所

上皇諭虜請和非偽慎勿疑阻朕需少物  
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

東正館全書 卷四 十四  
守 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  
奉衣物禮幣奉迎 上不聽曰虜謫叵測  
實歸楊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 上皇  
意勅也先附其使去便丙寅懋直等再上  
言往者脫脫不花阿刺遣人議和 皇上  
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  
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下大臣再議丁卯  
實上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

五日來迎 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  
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  
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我失信遂令  
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  
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禾轉  
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  
近在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  
遣人迎復定約期日臣特傳也先口語伏

望俯從羣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趙趙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以命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矣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顧前已遣楊善趙榮齋書幣至

可汗及太師專爲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構隙連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

遺實奉迎 上曰俟善還時御史畢鑾等  
翰林檢討邢讓皆䟽乞迎駕不聽己巳善  
至虜營庚午也先引善見 上皇是日定  
議也先遂奉餞 上皇

二百七十一

宣德六年辛亥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

誅其黨陳海等十人詔天下又諭都御史  
顧佐內臣出外有犯令所在官司奏聞重

治知而不奏罪同軍民撥置害人罪罪死

二百七十二

宣德二年丁未三月有進豳風七月圖者

上喜受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  
周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  
子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

二百七十三

李叔正者江西靖安人性聰敏年十三以

能詩名既長博通諸子百家言時稱江西  
十才子叔正其一也友諒陷南昌其妻夏  
投井死叔正義不再娶洪武四年徵除國  
子學正遷渭南陞興化知縣禮部員外郎  
請老不許除國子助教遷監察御史湖廣  
叅政陞布政使召爲禮部侍郎十四年春  
進尚書是年有司薦賢良往往以儒學訓  
導應詔叔正上言師範缺員生徒廢業不  
可上曰朕急作人務求明師有司又薦  
而他用甚失朕意禁勿許

二百七十三

嘉靖辛亥

二十三年

三月吏書夏邦謨去吏部

會推都御史屠僑南吏書屠楷吏侍郎李  
默上簡用李議者皆言冢宰必歷任正  
卿資久望深方得轉授未聞侍郎即正位  
冢宰者籍籍問余余應曰李膺簡命固

聖明特達之知然於先朝實為故事洪武

壬午 成祖即位初也蹇忠定公義以吏

侍陞尚書秉銓二十七年輟部事留京師

備顧問郭公璉以吏侍代蹇凡十五年至

正統壬戌年七致仕而王文端公直以禮侍

代郭凡十四年天順丁丑年元致仕是時

上能推誠下無逸口蓋五十六年間吏部

三尚書耳今自弘治丙辰年九至嘉靖辛亥

三十一年亦五十六年凡易二十八人而晉溪

王瓊松臯許讚許皆再任整庵羅欽巽庵楊

晉叔李承皆未任銓揆數易如此他可知

矣成化癸巳年九尹恭簡公旻亦以吏侍為

尚書代姚文敏公夔歷十三年致仕惟崔

莊敏公恭吏侍為尚書代李襄敏公秉未

逾年去此五公皆能稱其職當時未聞有

超資之議逆瑾時焦芳張綏以吏侍相繼

郭端簡公言 卷四 九 中 三 手

爲尚書清議耻之即使二人不由侍郎爲  
尚書亦豈得爲善類乎昔傳說起板築爲  
冢宰而其盤舊學不以爲嫌此何足異顧  
稱弗稱耳

二百七十四

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  
終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  
都關中之意觀洪武元年詔曰江左開基

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  
之心其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方希古  
懿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  
侵關中諸父老猶幸翠華臨蓋有都關中  
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

二百七十五

景泰元年減中鹽芻粟先是召商于密雲  
隆慶中淮鹽者引米七斗荳五斗草四十

東古北口引米七斗荳三斗草三十五束  
至是減密雲隆慶米荳一斗草十束古北  
口米五斗荳一斗草十束

二百七十六

嘉靖八年夏五月宗室載屬籍者八千二  
百三人 親王三十位 郡王二百三位  
世子五位 長子四十一位 鎮國將軍  
四百三十八位 輔國將軍一千七十位

奉國將軍一千一百三十七位 鎮國中  
尉三百二十七位 輔國中尉一百八位  
奉國中尉二百八十位 未名封四千三  
百位 庶人二百七十五名  
二百七十七

郡主無廕子惟固安以 景帝出順義以  
秀懷王出王無嗣國絕順義育宮中故其  
子王道周鳳官之錦衣

二百七十八

陸愷神官巨鑑也以 孝穆紀太后兄世  
官錦衣百戶紀太后 泰陵孝宗弘治所自出  
也籍冊無為州巢縣人

二百七十九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三年夏呂  
脩撰柝言五月十二日 獻陵仁宗忌辰是  
日講筵 君臣不宜華服已丑八年夏陸祭

酒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攬使得自  
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  
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程正  
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溫氣和皆賢講官  
也今難其人矣

二百八十

平蜀之功經西番破階文二州者穎川侯  
傳也 由瞿塘破水陸二寨者德慶侯廖也

二州破則北失漢水之險二寨破則東失江水之險故 聖祖平西蜀之序云為傳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而中山侯徐不與焉

二百八十一

嘉靖丁亥年六田州之後寔姚東泉之功也是年六月三日進兵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打手殺手共十萬二千七百七十七

員名分為五哨凡攻破巢砦九十五處賊

猛殞首歸順子邦彥竄死齊村馮爵死富

州岑約死逕村韋好陸綬諸惡目俱被擒

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比東泉歸陽明王守

仁以撫處為策蘇受來降矣陽明又以八

寨之討被 旨詰責贈謚卹典停罷并平

宸濠寧慶人之功皆不錄新建之封終其身

耳東泉錦衣之廕亦罷是時前勦後撫皆

謂無功難乎任事矣

二百八十二

天順五年夏季軍官俸折色銀一十四萬  
至嘉靖七年冬每月米二十四萬七千石  
有零矣李文達公賢常言於裕陵英宗曰  
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  
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  
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

再傳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  
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今若因循  
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至困窮  
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  
誠可慮當徐爲之

二百八十三

南京諸衙門題名碑宜分別書如吏部首  
書吏部某官某次書南京吏部某官某又

莫... 卷四  
次復書吏部又次復書南京吏部乃爲實錄今槩書南京未善况都察院名臺名府不同又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與今官名亦不同乃槩列於今名官可乎

二百八十四

弘治十年八月 上召見內閣徐溥劉健

二文靖李東陽謝遷 二文正於平臺議政事

時太監李廣以燒煉齋醮橫被寵賚閣疏

力諫 上嘉納以疏示廣李武岡知州劉

遜爲岷府所奏逮遜至京科道疏救遜下

詔獄者六十餘人內閣疏救得釋十一年

五月 上坐平臺召見內閣劉李謝三公

議罷成山伯王鏞遂安伯陳韶寧晉伯劉

福總兵越二日又召見議以保國公朱暉

鎮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爲總兵代鏞主

等而以溥顧同英國公張懋管團營蓋五

軍神機三千所謂三大營六提督也六人中擇二人提督團營皆名總兵官

二百八十五

正德五年四月寧夏安化王寘鐸及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殺鎮守太監趙弼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覈田大理少卿周東令孫景文造偽檄言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

阻塞言路括歛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肆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内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二人總管反書至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

都御史楊一清

文襄

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

涼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克平胡將軍總  
兵官統各路兵討之遂下詔寬恤以副總  
兵都督楊英爲寧夏總兵官遊擊將軍仇  
鉞爲副總兵興武營守備侯勛爲叅將王  
師甫出數日鉞斬周昂執寘鏞及其子台  
潛錦廣報至勅英旋師永一清安輯寧夏

二百八十六

正德十六年

辛巳

工部言內侍巾帽靴鞋合

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  
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  
萬今至七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宦  
官員中常侍四人和帝以後  
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詔  
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二千人員外  
置千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

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  
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定元一百  
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至二百五十  
人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  
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二百八十七

嘉靖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人  
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四萬餘

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二百八十八

永樂八年庚寅二月 成祖征本雅失理丁

未發北京庚戌度居庸關丁巳駐宣府甲

子閱武興和三月甲戌駐鳴鑾戌乙亥大

閱四月癸卯次玄石坡 上爲銘刻立馬

峰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

悠久壬子次擒胡山刻銘曰瀚海爲鐔天

山爲鏢一掃胡塵永清沙漠甲寅次廣武  
鎮賜泉名清流刻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  
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五月丁卯朔營於  
平漠鎮甲戌次環翠阜戊寅 上至兀吉  
兒札虜遁去明日追至幹難河虜拒戰  
上登山布陣麾先鋒逆擊敗虜本雅失理  
以七騎渡河遁去壬午駐五原峯丙戌次  
飲馬河諭 皇太子遂下詔班師

二百八十九

詹同詹徽父子吏部尚書本黃岡人寓徽  
州同有文行徽歷官監察御史陞左都御  
御史洪武十九年 上以徽奉職公勤復  
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爲尚寶司丞二  
十四年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  
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 上切責徽曰

吏雖罰後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微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微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

襲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兼俸二十六年詔免天下耆民來朝先是詔天下民年五十以上者朝京師訪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則宴賚而遣之自是來者日衆 上諭微曰朕念來朝者民其中亦有年高者跋涉道塗勞苦可遣人馳傳於所在止之大誥中稱微剛斷嫉惡不容奸僞二十六年坐藍 玉黨死驗封

主事翟善署吏部事

二百九十

正德十四年

卯巳

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都

御史孫公燧按察副使許公達死之汀贛

都御史王公守仁

文成

及吉安知州伍文定

起兵討宸濠檄召江西各府兵宸濠出南

昌寇陷南康九江丁亥遣人寇望江巳丑

安慶守備楊銳指揮崔文知府張文錦力

禦之時王公

文成

在吉安奏留公差還京御

史謝源伍希儒紀功悉會吉安鄉官都御

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

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

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

劉昭議討賊江西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

通判胡堯元章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

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率兵至吉

安進賢知縣劉源清斬賊黨數百餘于知

縣馬津率兵遏賊七月壬辰賊圍安慶楊

銳等擊却之宸濠遣江西僉事潘鵬誘安

慶降銳等殺鵬家人投尸城下誓不降賊

丁酉宸濠至黃石磯戊戌宸濠攻安慶銳

等又力禦之庚子以雲樓攻銳繯人焚其

樓甲辰以天梯攻張文錦投茆焚之丙午

宸濠聞王公攻南昌解安慶圍遁還辛亥

王公破南昌擒宜春王拱櫛甲寅宸濠至

樵舍明日王公進兵黃家渡宸濠戰敗又

明日戰又敗丁巳王公擒宸濠及其世子

郡王將軍儀賓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

書都督指揮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

欽王綸熊瓊吳十三凌十一等數百人被

執脅從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

僉事王疇叅政陳杲布政使梁辰都指揮

葉文馬驥白昂等八月癸未 上親征詔  
天下遂至南京駐太監王洪家十五年十  
月 上還京駐通州宸濠伏誅

二百九十一

六部主事列銜御史上永樂中脩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時尚然其後郎中皆列科道  
官後不知起自何時都左右給事中列御  
史上自景泰三年始

二百九十二

景泰三年御史練綱等言舉用方面事例  
有旨令禮部集議吏部不俟議定即奏陞  
福建僉事李顥爲叅政楊珏爲按察使蓋  
吏部恐議定莫遂其奸爾夫所舉縱皆得  
人亦得避嫌况楊珏見爲副使曹祥發其  
賍私且吏部推選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  
察使何自學不能檢身齊家爲家奴所殺

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爲尚書薛希璉所黜副使張哲未任爲都御史韓雍所黜戶部主事楊愈考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府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陞二級止陞叅政一級僉事曾蒙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陞一級越陞左叅政三級臣等非不劾奏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觸其同類大臣者吏部尚書懷倩忌往往退其見任之職

鉗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爲諱職風憲者以職自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今吏部復爾專權鬻爵肆行欺罔臣等如不復言 皇上深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觸犯權臣禍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係甚重豈可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廷請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右

侍郎兼少詹事項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  
文曜陰險奸邪群臣共知比之文淵情罪  
尤重難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王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  
行本殊於眾今亦為文曜等所愚失於舉  
覺亦宜究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三  
品以上大臣舉用方面等官每置二簿鈐  
印備書舉主與被陞者一封進司禮監便



御覽一送翰林院備顧問俟一考政績卓  
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贓舉主同罪  
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俱  
是但知人之難從古為然已陞除者置不  
問何文淵項文曜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  
洗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毋得徇私  
四年以御史錢昕為真定知府御史給事  
中乞留昕御史王直遂請老上不許昕

竟去真定爲知府

二百九十三

成化二年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卒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董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趙輔李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潭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

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滌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遏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子乞降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爲副總兵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

二百九十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 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為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二百九十五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

與御劄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 仁宗撰 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 建文君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為忠臣云

二百九十六

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臣不專翰

林初開成祖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楊士奇

中書舍人黃淮給事中金幼孜知縣胡儼改翰林

官入直文淵閣又翰林待詔解縉翰林修撰胡廣編修楊榮共七人

此後如文達李賢起吏部主事文清薛瑄起御

史功業道德有過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改

入翰林及官寮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即

有才行出羣之士亦深避峻却惟恐一旦

改官徒增多口耳且往時忌人官祿至於

死後定謚尚有公論今亦大異于昔矣

二百九十七

留都諸司無事時似閒有事則叅贊機務

守備武臣操江都憲總兵最為要職不可

不擇其人南都水軍勝於陸卒營馬壯於

江舟然戰守皆不得地利 孝陵再三欲

徙都不果 成祖決遷北平萬世之慮也

二百九十八

戶部尚書王杲簡諒廉平兵部尚書劉儲

秀清貞恪慎山西巡撫孫繼魯清修苦節

文行卓然皆一時人材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丁

未二十六年二年相繼去位孫繫死詔獄王荷

戟南荒卒劉削籍非出內閣之意即言官

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安享榮祿



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職任如故旋復陞轉

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為內閣劫持

下為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為循

謹千金雙壁絡繹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

聲矣

二百九十九

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京城大水明年歲星守營

室西內災澄城山分崩離析都城隍廟災

又明年二月日有異常之變三月朔日食  
於夜是月望月食煖閣又災尋有 孝烈  
方之喪又明年有 莊敬子太之戚春秋傳  
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及太  
子也

三百

近記時事小說書數十種大抵可信者多  
惟雙溪雜記寒齋瑣談二種好短人似其  
好惡亦欠端然雜記中言哈密事却是彭  
幸庵澤忠孝剛方有大臣風節其處哈密  
能無遺憾也

三百一

嘉靖年來浙中儒臣可爲輔弼者王文定  
公瓚董中峰先生玘張文定公邦奇皆不  
得用中峰文學蘊藉行誼修潔竟爲永嘉  
張孚中傷一廢不復起善類甚惜之王瓚  
敬

官至禮部侍郎張邦奇南京兵部尚書中峯

董及張余嘗接其言論正人君子也

三百二

我朝內閣以私喜進用人者有之未嘗有以私怒殺入者萬安文康焦芳劉宇曹元亦

未嘗至此

焦劉曹俱削籍

三百三

父子天官新安詹同同子徽徽才敏達同

有文學修行皆仕洪武中靈寶許襄毅公進進子松臯讚襄毅天官正德初松臯嘉靖中松臯恭慎小心余爲屬吏未嘗見其以私怒中傷人平居簡易至大黜陟秉正不阿以故內閣嫉之襄毅文武全才清勁諒達近世名卿鮮能及之松臯與兄誥同時爲兩京戶部尚書誥博學沉思卒謚莊敏論者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弘松臯

弘而不毅余見松臯儘有毅

三百四

宸濠之役王陽明

守仁文成

不顧九族之禍賊

擒奏凱江彬張忠諸佞導

康陵

武宗南

征罪人未就甸師之戮中外危疑洶洶視

行陳間尤費心力媚嫉之徒肆為誣詆天

日鑒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泃頭之賊連穴

數省寇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此

功豈在靖遠

王驥忠毅

威寧

仇鉞

之下其學術非

潛心內省密自體察者慎勿輕訾也

三百五

威寧

王越

出塞俘馘甚多虜自永樂以來惟

此奪其氣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

實事也汪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

亦未為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

也

三百六

麓川之役大費財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

兵益復虛耗苟且奏捷鐵券金書王驥靖遠伯

至今不絕威寧仇新建王守仁止終其身豈

不舛哉今新建世威寧未復

三百七

論大禮入內閣者席文襄書張文忠孚桂

文襄葇方文襄獻四人霍文敏韜以禮書

掌詹事府事若楊文襄清再入閣以稱張

疏李文康時以諭德是張說入閣

三百八

嘉靖中議文廟祀典進文中子王后蒼胡

瑗歐陽修四人從祀文中之學得孔顏正

傳后以明禮胡以善教歐陽以濮議故永

嘉張孚敬敬以比韓退之也

三百九

今人專指斥陽明成文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乃得之若寧藩反時余時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撫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惟陽明傳報明言江西寧王

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安仁謂陽明學本邪說功由詭遇又曰王其心事衆所共疑何其不諒至此

三百一十

江西入內閣者自解大紳

縉

胡文穆

廣更各靖

楊文貞

士奇

金文靖

幼孜

胡若思

儼

陳德遵

山

彭文憲

時

蕭孟勤

鑑

陳莊靖

文

劉文安

定

彭文思

華

尹文和

直

費文憲

宏

桂文襄

萼

近日貴溪

夏言

分宜

嚴嵩

凡十六人

三百一十一

東南海寇日甚一日丙午

嘉靖二十五年

秋遂至

浙西吾邑亦被其害此事皆緣勢要之家

通番獲大利以貽國家東南之憂國初

設官市舶正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

如西邊茶市北邊馬市亦然觀其官以市

舶為名意可知矣

聖祖特起信國公

湯和

於衰暮之年令其築城海上自山東至浙

專防倭寇而乃有市舶許海夷進貢豈無

深意今徒禁絕番夷入貢遂使勢豪得侔

其利禁愈嚴則勢豪之利愈重而殘殺之

害愈酷矣要之勢豪之家亦必有殞身滅

族之禍蓋緣其始欺官府而結海賊後復

欺海賊而併其奇貨價金百不償一積怨

既深一旦致毒禍不遠矣

三百一十二

浙人入內閣者今七人黃文簡淮王文通

一呂文懿原商文毅輅謝文正遷張文忠

子李南渠本文毅相業不在文貞楊士文

達賢之下文貞始嫌於君臣漢庶人高文

達終嫌於父子文毅當易儲之際立見濟

微言諷止而位在第六以故丁丑天順之

難僅削籍歸田茂陵憲固知之竟復召

用俞綱入閣甫十餘日仍理部事

三百一十三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

時李士實在坐宸濠言康陵政事缺

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

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

伊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陽

明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

翼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始上疏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王晉溪恭襄知陽明意覆奏稱王某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奏請相應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某隨機撫勦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

賊捷奏中歸功本兵王新都和故不喜

晉溪見陽明奏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

今皇帝世宗登極詔中及之議者遂謂新都

自為已定策地也濠反書初至諸大臣驚

懼以為濠事十成八九晉溪一日十四奏

調兵食且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文成在

汀贛據南昌上流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

恐曩請與伯安提督軍務正為今日已而

濠平職方郎中論功超陞晉溪乃不得脫  
戍籍豈不大舛晉溪後以張孚桂萼薦起  
復爲吏部尚書卒謚恭襄

三百一十四

北虜凡求貢必糾諸部落在塞上挾我我  
邊臣幸其緩入許奏聞入貢轉展二三月  
虜必深入往歲鴈門太原之禍皆然總督  
撫鎮所奏番字文書往往誇述也先之事

中間又多不遜語通事人不敢譯聞止云  
內多番字不能盡譯豈四夷館分地專業  
而不解番文乎

三百一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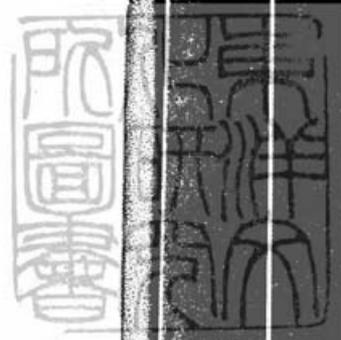
張正常者世貴溪人我兵取江西正常以  
天師四十二代孫號正一主教天師遣人  
朝見正常亦屢朝京師洪武初 上謂羣  
臣曰天至尊豈有師以此爲號甚褻瀆遂

革舊號號真人正常有術投符故永壽宮  
井中有疾人飲井水輒瘳詔作亭井上名  
太乙泉十三年子宇初嗣上言前朝嘗給  
有正一玄壇符籙之印印之符籙今欽給  
真人銀印止敢用上表箋乞別賜賜龍山  
正一玄壇之印印如六品制宣德中宇卒  
無子姪懋承嗣弘治中子玄慶病子彥頽

嗣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15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三百一十六

正德庚午

五年

逆瑾既縛有

旨降南京奉

御長沙

李東陽

謂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

肆毒當益甚奈何太監張永曰有我輩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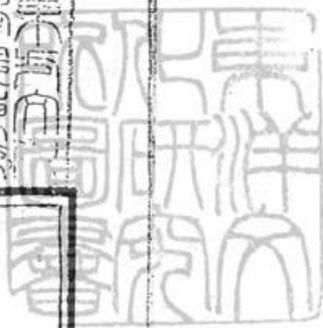
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奴縛時封奴帑奴

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

康陵

武宗見瑾帖憐之令與瑾故衣百件永等始

懼謀之長沙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阿附



漢書卷之四  
四九  
瑾文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  
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况爾兩班官今  
罪止瑾一人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動  
搖人比疏入坐瑾奸黨律永輩又不欲止  
罪內臣一人乃連及文臣張綵吏部尚書一人  
武臣楊玉等六人獄詞具上綵疏稱寃盡  
發長沙阿依瑾事長沙大怒又與永輩謀  
不重法誅鋤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

然亦不盡本律

三百一十七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九卿相頡  
頡不得相壓實自 我朝始始于洪武十  
三年

三百一十八

嘉靖初浙江按察使陳鼎山東人才器卓  
犖廉明有風裁貪污之吏望風走去不久

卒于官戊申

二十七年

茶陵廖希顏自浙叅政

陞按察使未上任卒廖有文學修行檢爲

屯田郎中當翊國

郭勛

橫驕時力摧其勢江

南得不加賦南巡行宮亦廖疏得撤吏才

精敏又平恕不盡法惜未盡其用

三百一十九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臨川人

孝陵登

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

綱朱升張以寧秦裕伯單友中李某暨道

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

以太極數學談福禍多驗狷介寡言嘗戴

鐵冠自稱鐵冠子人皆呼鐵冠道人 孝

陵嘗微行至一寺中羣僧伏門道傍迎

上曰何以知朕至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即

召道人至 上手餅食未半即賜道人問

道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顧直述無

我諱道人訊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  
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至洪武建文  
間始驗餘不敢傳先是兵亂歸隱幕府山  
間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  
壬寅叅政鄧愈薦召至上問曰予定南  
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  
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  
廬舍焚燬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後

指揮康太反果如其言他日龍馬兩重之  
對省署震擾之占剪燈花平友諒類多奇  
中

三百二十

洪武元年

戊申

始設六部以滕毅爲吏部尚

書正三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省以山西  
叅政僕斯爲吏部尚書改正二品自僕至  
張統皆在南京蹇忠定公義以後皆在北

京

三百二十一

吳元年始封宣信鄂三國公洪武三年

庚戌

冬大封功臣封公二人侯二十八人是年

又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一人十

年進封公一人侯一人十二年又封侯十

二人十九年論雲南功進封公一人侯四

人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建文四年

壬午九月

長陵封公二人侯伯各十三人加祿一人

贈公二人侯二人已而又封侯三人伯六

人徐增壽先贈武陽侯永樂二年

甲午贈定

國公詳見異姓諸侯傳

三百二十二

洪熙元年

乙巳

三月十五日詔畧曰若朕一

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

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

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

三百二十三

正統四年己未四月災異修省勅諭公侯伯府部院等衙門官寬恤事宜第一條吏部擢用官員宜精選賢才任之或罷輒無能者或老疾不堪平昔行止不端謹者悉皆罷去承差知印吏典人等亦宜精詳考察

賢否貪污及庸懦無能并不諳行移者悉皆罷去不許徇私濫用糜廩費祿蓋先時皆因事因災考察也

三百二十四

廣寧遼陽間中有三岔河皆閒田我戍兵遠而守之若取而屯牧焉我地益廣邊備益省馬端肅文升李康惠承勛二公皆嘗議復此地不果蓋三河匯流土地沃衍草木茂

密又多魚蝦之利三衛夷人牧馬其中若  
奪其生業兵隙必開且地多沙陀土亦疏  
惡三河並趨時遭墊沒不若守我封疆之  
爲愈也

三百二十五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長壯奇崛  
舉止不類常人年十餘病癩嘗操一瓢入  
南昌乞食久之至臨川未幾復還南昌日

施力於人夜卧間簷間祁寒暑雨自若嘗  
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遂呼爲顛  
仙不數年天下果亂陳友諒入南昌顛仙  
隱跡不見及 孝陵自將定南昌將還顛  
仙從道左拜謁潛隨至金陵每遇 上出  
輒趨進曰告太平間見或捫蝨而談擊節  
而歌詞多隱語 上頗厭之命飲以燒酒  
酣暢不輟衣帶常繫菖蒲三寸許日細嚼

飲水又自言入火不熱 上命巨甕覆之  
積蘆薪五尺許燔甕四旁火盡滅發而視  
之端坐如故如是者三寓蔣山寺月餘僧  
言顛仙與沙彌爭飯怒不食半月矣 上  
幸翠微亭召之步趨如常因賜食乃食  
上問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密室  
中不食者二十三日 上將幸寺賜食京  
師將士聞之爭持酒肴往食之既食而盡

吐之須臾

上至與之食乃復食如常既

醉

上將還顛仙於道側以手畫地作圈

曰破一桶成一桶是時中原尚未定友諒

復圍南昌

上欲勒兵往援問顛仙曰陳

氏已僭號吾此行何如顛仙仰視良久曰

可行上面無此人分曰與汝偕行可乎曰

可踴躍持杖搖舞如壯士揮戈狀舟次皖

城無風不能進顛仙曰行則有不行則無

既而行不數里風果大作至馬當見江豚  
戲水曰水怪見前損人必多 上曰顛者  
言何妄復爾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  
遂命投之江久而復來謁見求食命賜食  
食已正衣襟前引項曰今可殺矣 上笑  
曰殺爾何爲乃縱其還廬山及友諒敗死  
遣人往廬山求之至太平宮側有言一老  
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來不食且半月今

去不見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覺顯者自言  
廬山巖中老人使來見 上以其虛誕却  
之會 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徒跣至  
云周顛仙遣進藥 上不納僧具言前事  
乃餌其藥覺有菖蒲丹砂氣是夕疾愈僧  
亦去不知所之遂親爲文勒石紀其事命  
善應等往祠焉

三百二十六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武原黑洋山東經汴  
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  
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  
滎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  
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  
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後  
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  
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

淤六年命副都御史劉東山治之施功未  
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  
秋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  
爲海運之說者蓋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  
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有河流淤淺  
僅二百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  
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岡賈魯舊河  
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

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滔滔無阻以  
北淤濇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  
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  
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但  
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  
能保其不復決耳是時東山能虛懷博訪  
推心任下五旬而事竣

三百二十七

洪武甲寅

年七

二月丁酉朔日食下禮部尚

書給事中等官議文廟祀禮請改用仲丁  
制曰可

三百二十八

洪武三年 上幸後苑見巢鵲卵翼嘆曰  
誰無母子今羣臣親老得歸養是年賜朝  
臣袍帶賜廉吏嵩縣劉典史布帛擇文儒  
性行清潔者充學官賜文武官朝服公服

又賜冬衣

三百二十九

滁陽王

郭子興

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沒

一女惠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陽永嘉二公主次張夫人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留你不佳實要回鄉守祖你舊有二所庄田我就賜與你耕種教戶部官開除糧草十一年

鄰人賁童兒誑誤出走十七年 上諭張

來儀撰王廟碑文遂云王無後令滁州衛千百戶王傑等二十二人供祀事廟首宥日興率而祀之又令蜀王往來修祀比王之國改令滁州衛掌印官致祭宥氏分獻二十八年老舍還鄉爲費謙所發解黑窰場做工 上面諭放回令一年一朝京師老舍卒諭葬立石老舍生謙謙生昇昇生

信信生琥皆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鴻臚

寺弘治癸丑年六琥奏得旨冠帶守祀辛酉

年十四復奏下該部看了來說馬鈞陽文行

巡撫查明覆奏壬戌年十五奉旨是郭琥與

做奉祀正德癸酉年八琥又求印信王傑裔

孫璽奏琥詐冒吏部亦惡其求望漸多覆

請奉旨是滁陽王祀禮悉遵 皇祖舊制

行郭琥近授職銜革了仍照 皇考前旨

止與冠帶榮身再來奏擾不饒辛巳年十六

琥復奏吏部議送法司問罪嘉靖元年五

月朔奉旨你部裏再查議了來說復奉旨

是郭琥准與原授職銜以榮終身不許干

預祀事琥生厚滁陽散財集眾以啓 皇

明萬世之業而子孫曾無一命可乎弘治

時與奉祀正德時革職 今上世宗新政特

旨查議所司不能奉揚再議革職而 聖

心未慊勅令再議使遇馬鈞陽郭氏當有  
祿矣

三百三十

劉文安公之定陳十事其八言賞罰曰石亨  
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摧陷羗羗迎回鑿  
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  
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  
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

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  
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  
作敵愾之氣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  
政也既進而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  
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  
計日而望矣時羅通亦以為言然自德勝  
之後之後也先再不敢窺我居庸紫荆者  
誰之力也

三百三十一

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圖書上爲大本堂記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在東宮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英宗冲年就學大臣不能引故事徒徇時

好務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矣王文恪

公蓋嘗言今旣未能如古禮亦宜稍略君

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寮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遂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其道也

三百三十二

大同人趙小挨者極狡黠道虜嘉靖己酉

二十年夏以守臣差至京覘我虛實庚戌十二

九年春小挨去虜中久之回言虜強盛請撫

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送虜酋俺答求和

撫鎮大怒杖之四十小挨遂走從虜墩軍

數招之答曰直至北京正陽門外始與爾

等再相會是夏大同總兵張達副林椿皆

死於虜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陳燿被逮

廷杖謫戍邊起復尚書翁萬達代宗臯未

至兵侍蘇祐出總督趙錦代燿時薊州巡

撫王汝孝憤喜峰口外夷人猛可等索賞

無厭兩出境撲殺諸夷恨我亦數入塞遂

通虜七月大同仇鸞總兵報俺答糾河套

吉囊子狼台吉部落及遼東達子入寇又

報虜東行將犯獨石八月 萬壽聖節前

二日己巳虜自獨石邊外東行甲戌至大  
小興州乙亥王巡撫爲口外陳通事所詐  
報虜自大小興州往西北去且曰請寬主  
憂臣辱之慮坐收安內攘外之功是日虜  
遂至古北口外丙子王巡撫又報虜到古  
北口外被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  
不能入是日申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  
至京城戒嚴丁丑黎明陸錦衣炳分布官

校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夔發勇字四營  
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  
令九門各文武大臣一人監督甘肅巡撫  
王儀駐守通州吏部侍郎王邦瑞提督城  
守軍務僉都御史商大節提督巡城是日  
未時保定巡撫楊守謙統副總兵朱楫叅  
將祝福兵駐東直門外叅將馮登兵駐安  
定門外守備井田兵駐崇文門外戊寅仇

總兵統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兵駐朝陽門外已卯虜在白河東岸仇總兵諸軍迤邐移營東行是日宣府副總兵孫勇遊擊賀慶兵駐德勝門外 上賜仇總兵平虜大將軍印賞銀千兩蟒衣一襲陞楊巡撫兵部左侍郎提督內外官軍截殺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時京城諸惡少凶徒往往羣聚言内外文武大臣家積金銀數百

萬虜即近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諸大臣懼言城外有邊兵可恃宜移京軍入護皇城勿驚闕廷於是邦瑞請九門各添兵千人巡捕官軍分營東西長安街大節請九門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書請於十王府慶壽寺各駐一營營二千人於是城外之兵掣入城者大半是晚宣府總兵趙國忠統叅將趙臣孫時謙袁正遊擊姚冕山

西遊擊羅恭兵駐小榆河遼東叅將楊應  
竒總兵李琦山西守備劉潭遊擊柴縉兵  
皆相繼至郊畿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  
人畜庚辰至河上辛巳渡河西北行結陣  
東郊散遣三五騎或十餘騎旁都城殺掠  
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外馬  
房執內臣八人去俺答縱歸上畚書言求  
貢及朶顏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

羣奔京城城門閉不肯開萬口號慟聲徹  
西苑 上令開門聽民出入是日虜掠我  
婦女酣飲大教場中是夜宣府趙總兵等  
兵在小榆河與賊前哨對壘仇總兵等亦  
還兵駐京城東北壬午零賊往來京城後  
六門外殺掠人畜癸未虜至鞏華城西北  
益出輕騎近京及西山口殺掠甚慘 上  
震怒御奉天殿宣諭羣臣是夜逮王儀叅

將劉錦下詔獄甲申逮丁尚書楊侍郎廷  
訊是日虜住西北郊乙酉逮汝孝希翰革  
兵侍謝蘭職方郎中王尚學戶書李士翺  
十三司郎中周魯等職與工書胡松俱戴  
罪冠帶管事候事寧處治是日虜至白羊  
口丙戌上怒甚急欲殺丁楊索法司奏  
當急法司持未肯上上益怒夜逮刑侍  
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

廷杖五十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擬丁楊死  
律是日虜半從橫嶺口出懷來張家口丁  
亥丁尚書楊侍郎死於西市是日張家口  
虜落川去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趙總兵  
夜遣健卒八十人往天壽山四面放銃賊  
疑我有伏不敢入紅門己丑仍出古北口  
去勘奏者言虜殺我男婦六萬擄去四萬  
掠雜畜數百萬焚廬舍萬區通計男婦死

且掠者蓋六十萬當是時城外京邊軍竟不曾與虜一戰儀士翺閒任蘭降南太僕卿魯外任松奪俸汝孝希韓尚學謫戎留鸞總理京營戎政珏代鸞鎮守大同邦瑞以侍郎掌兵部事俄改協管京營戎政史道以兵侍掌部事尋還邦瑞理部事為尚書而召趙錦代邦瑞明年春邦瑞自陳削籍去錦代邦瑞為尚書戶侍傳鳳翺代錦松亦自陳致仕歐陽必進代松

三百三十三

莊渠 魏言 皇子之國 皇后子其儀制用上十王禮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禮嬪所生子用下十王禮降殺以母為差此不知出何令甲 孝陵封諸王不然

三百三十四

嘉靖己亥 十八年 葬 慈孝睿皇后 典獻 帝后

今皇帝甚孝順敬慎建言者遂上言姜嫄  
生后稷慶都生帝堯事於是武功有姜嫄  
之祠慶都有堯母之祠

三百三十五

嘉靖庚戌

二十九年

鄭王厚烷爲盟津恭懿王

子祐榘所許奪爵降庶人安置高墻其長  
子載堉封爵如故辛亥三十一年祐榘又欲奪  
理府事奏下禮部議禮官徐階文貞議言親

王因事奪爵未經奉旨立郡王承繼國祀  
其子雖未見罪始則降封後乃得嗣其父  
始封之爵者遼庶人貴烺長子豪熯之封  
長陽王是也父子並有罪降庶人不得請  
封者見瀟與其子祐炳是也罪止其身子  
得襲爵但未封世子擇郡王署府事已而  
彼此相訐仍封其子爲世子勅令管府事  
者慶庶人世子萬櫝是也父旣坐罪即命



其子管府事者岷庶人彥沐世子譽榮是也至於親王冊寶自非罪干大逆國除如寧庶人宸濠父子殲滅者例不進繳今鄭庶人厚焯仰荷 聖恩罰止其身其子載堦封爵如故比之貴烺見瀟奉旨改令旁支承繼者不同載堦於厚焯所犯情罪無干幸保封爵比之豪壘先爲庶人及祐柄有罪降革者亦異本部不敢輒援岷世子譽

榮慶世子壽攢例請命載堦管理而援鞏昌王例請令河南撫按奏保倫序相應賢能素著者二人以俟簡命蓋以予奪之柄宜出自朝廷其人之賢否當稽諸公論也祐榘累奏圖快私忿相應罰治仍如前擬施行祐榘無得脅制撫按肆行奏訐制曰可祐榘且不問先是己酉秋二十八年鄭王嘗疏請上講學勤政任賢未幾而祐榘遂許

王也貴烺遼簡王子初封長陽王已而嗣  
遼王正統元年府臣爲乞加祿 裕陵英宗  
言簡王得罪朝廷 太祖特加厚賚削其  
祿衛止與校尉三百人 仁宗命今王嗣  
王倍加祿得支二千石 宣宗又與旗軍  
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第寡  
恩多行無禮府臣不聞匡直爲王請加祿  
不允四年坐滅絕天理瀆亂人倫廢爲庶

人而簡王第四子貴煖以興山王嗣遼王  
貴烺子豪塽得封長陽王也荆靖王三子  
長見瀟天順中嗣王弘治五年人告王有  
異謀命太監蕭敬駙馬都尉蔡震都御史  
戴珊召王至京并其長子祐柄降庶人還  
置武昌見瀟第見溥成化二年封都梁王  
十三年卒謚悼惠其子祐櫛弘治七年以  
都梁王進封荆王也慶恭王子台浚弘治

十六年嗣王時虜數入塞賊發恭王墓嘉靖四年謀不軌法司請如代王聰沐例徙西安上不許降庶人留邸歲與米三百石已又不悛徙西安其長子鸞櫝封世子攝府事十二年世子及懷王妃王氏乞留台浚故邸禮官執議不可十五年兩宮徽號詔許台浚還邸與冠帶也岷王彥汰簡王子與弟南安王彥泥許陰事彥泥廢

爲庶人彥汰坐荒淫敗度抗制擅權幽囚嫡母焚死迫逼多官稱臣亦革爵爲庶人令其子世子譽榮攝理府事嘉靖十一年榮爲父乞恩辭攝府事禮官以見潯鍾鏤比奏授彥汰冠帶理府事十二年彥汰乞復爵不許十五年兩宮徽號詔復彥汰王也鄭之初王諱瞻竣獻陵仁宗第二子母李貴妃永樂二十二年封漢庶人反王

與第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國鳳翔王請  
安王竹園時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矣  
上曰園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正統  
八年乞徙懷慶留京邸明年之國成化二  
年卒謚靖子邴鏌成化四年嗣乞河壩地  
弘治八年卒謚簡世子見滋卒孫祐杅弘  
治十年以世孫嗣贈其父世子鄭僖王正  
德二年卒謚康無子僖王弟東垣端惠王  
見湏之子祐擇正德四年嗣王贈其父鄭  
定王十六年卒謚懿子厚焮嘉靖六年嗣  
時又有周府宗人鎮國將軍勤熨上言時  
事降庶人放高墻

三百二十六

洪武十五年

壬戌

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

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

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

莫氏能生言 卷四  
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  
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  
載復令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  
既成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  
其情

三百三十七

永樂七年丑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  
官兵三萬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斬首

選法不得減革十三年乙未行在吏部驗封  
司員外郎陳誠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  
三百三十八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元良哈  
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靡之虜非  
我官長也元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  
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  
南據大寧也乃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

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噲我革蘭台以來  
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  
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  
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  
朝鮮何以次元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  
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  
以終韃靼也非勅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  
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

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  
使也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艤不已勞乎

鄭和太監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

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厯厯焉西番五  
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  
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  
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  
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

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夷人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蓋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三百二十九

洪武三十一年

戊寅

七月

建文君以張鳳

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

李成張敏劉政爲錦衣衛千百戶有差鳳  
等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  
也官得世嗣

三百四十

近日武臣如梁震馬永皆不易得邊事日  
踈勞 聖明拊髀之恩爲之頌曰赳赳梁  
公行間奮迹豸面鳶背鷹曾虎額氣擁霆  
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

中兵驕將猥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蹴黑  
山晨搜青海奪彼草泉繕我溝壘紫韁千  
羣蒼頭百隊禍讐唐藩威行漢塞胡隕干  
城憂我恒代寵贈上公增此敵愾 馬公  
特起明慈信劼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  
漁陽心懸大寧曾是甌脫薄我郊坰乃餌  
其酋乃携其羣百里未闢三捷來聞密章  
獻忠收攬賢傑義滅坤囊譴深需穴全遼

莫氏簡錄 卷四  
喁喁載乘符旃涉河陷陣逾山毀巢疆陲  
外靖伍卒內囂腹心弗潰掌股斯調

三百四十一

四夷館分十人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  
有都督都指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  
夷降夷及歸正人夷情番字文書譯審奏  
聞

三百四十二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  
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方四面皆  
山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  
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  
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  
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  
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  
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

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伴有僧寺  
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  
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  
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  
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  
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  
崖崖下小山纍纍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  
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

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  
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  
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  
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  
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  
四面峻壑窮崖天巧竒絕草木不生鳥獸  
鮮少云甘肅大抵無比虜患專鎮防西夷  
夷種中土魯番最好狡宣德五年始遣使

來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番  
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  
忠順王罕慎陝巴拜牙即是時專伺哈密  
至正德遂數犯我甘肅語在哈密傳中嘉  
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  
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  
內閣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  
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

十人者答剌並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缺  
望下禮兵部議

夏

言言西域諸國稱王者

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  
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  
相統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  
正德間四人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  
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  
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

年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有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乃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至十三王併數則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有况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同者地面又異弘治時回勅書國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年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勅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從夏言言當是時土魯番強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大人衆非復陳驗封誠奉使時矣

三百四十三

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

真宗集賢堂書 卷四  
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  
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  
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  
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  
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制  
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  
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  
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會議九曰露布

十日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  
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叙其官而授之職  
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  
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  
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讐校皆課  
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 累朝  
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  
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叙述上請焉凡

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  
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房書  
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  
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  
底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并  
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  
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蓋罷中  
書丞相此直文淵閣者即虞揆殷衡周宰  
之職也治亂安危恒係於斯可不慎哉可  
不慎哉

三百四十四

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翰林春坊官看詳諸  
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

官某 成祖靖難後召解公縉黃公淮

胡公廣 文穆 楊公榮 東楊文敏 楊公士奇 西楊文貞 金

公幼孜 文靖 胡公儼入直文淵閣時洪武壬

午寔建文四年也自後楊公溥南楊文定張公

瑛陳公山陳公循曹公鶴文忠馬公愉襄敏苗

公衷文康高公穀文毅張公益文僖彭公時文憲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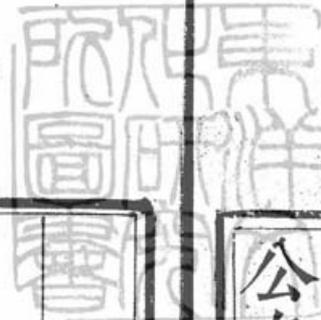
公輅文毅江公淵王公一寧文通蕭公鎡王公

文文毅徐公有貞許公彬襄敏薛公瑄文清李公

賢文達呂公原文懿岳公正文肅陳公文文莊劉公

定之文安劉公珣文和劉公吉文穆彭公華文思尹

公直文和徐公溥文靖劉公健文靖丘公濬文莊李







上海圖書館藏

